雅賺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雅賺
作者：宣鼎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夜雨秋燈錄》

鄭板橋先生，書法鍾王，參以米蔡，轉似篆隸；畫則得所南甕家法，更參以徐青藤老人，揮灑雄杰之致，便卓然大家。為秀才時，三至邗江，售書賣畫，無識者，落拓可憐。復舉於鄉，旋登甲榜，聲名大震。再至邗江，則爭索先生墨妙者，戶外履常滿。先生固寒士，至是益盛自寶重，非重價，不與索。沈凡民先生代鐫小印文，曰「二十年前舊板橋」，志憤也。

時江西張真人入覲回，道出邗江，商人爭媚之，欲得先生書聯獻真人。江西定做大箋紙，長丈餘，闊六尺餘，乃可一不可再者，使人婉求先生書，且請撰句。問需值，曰：「一千金。」來者允五百。先生欣然，奮筆直掃，頃成上聯，云：「龍虎山中真宰相。」求書次聯，笑曰：「言明一千金，爾只與五百，我亦僅與其半。」其人往告商，不得已，如數與之。即書次聯，曰：「麒麟閣上活神仙。」人人贊歎，工妙絕倫。

其時，商家因鹽政都轉，咸重先生，遂爭求先生書畫，或聯，或幅，或，或斗方，以為榮。各商皆得之，唯商人某甲，出身微賤，賦性尤鄙，先生惡之，雖重值，誓不允所請。某甲自顧廳事，無先生尺楮零縑，私衷羞恧，百計求之，終不得。

先生性好遊。一日，攜短僮，負詩囊，信步出東郭，漸至無人蹤。視亂墳叢葬間，隱隱有屋角，微露炊煙，花柳參差。笑曰：「豈此間有隱君子耶？」甫逾嶺，而墳益多，逕益窄。再一回頭，則有小村落在焉。茅屋數椽，制絕精雅，四無鄰舍，又無牆垣；小橋通溪，即至門首。白板上一聯云「逃出劉伶禪外住，喜向蘇髯腹內居。」上有小額，云「怪叟行窩」。進門，又得一重門，聯云：「月白風清，此處更容誰卜宅；麟陰燄聚，平生喜與鬼為鄰。」額云「富兒絕跡」。庭中籠鳥盆魚，與花藥相掩映。新種芭蕉，才

有掌大；乍添楊柳，卻比人高。朝南有室兩楹，灑掃無纖塵，內置几一，案一，椅四，杌二，木榻藤枕書櫥各一，琴劍竹擱又各一。案上筆硯紙墨，烏絲尺，水中丞，皆備。壁上懸青藤老人補天圖，女媧氏螺髻高顙，仰視爐鼎中，氣冉冉入空際，生氣勃發，的為真跡。兩壁則素粉如銀，絕無懸掛。愛極，不問主人誰是，即就榻趺坐。

忽一禿髮童子自內趨出，視良久，旋詣內，大聲呼「有客。」即聞主人在內問訊，命即逐客。所攜短僮，殷殷以先生名氏告之，始見主人出，則東坡角巾，王恭鶴氅，羊叔子之緩帶，白香山之飛雲履，手執麈尾，翩然而來，老叟也。彼此略敘述，語頗投契。問叟名氏，曰：「老夫甄姓，西川人，流寓於此。人以老夫太怪，遂名曰怪叟。」問「富兒絕跡」四字何意，曰：「揚城富兒，近頗好雅，聞老夫居址，小有花草，爭來窺瞰。但此輩滿身金銀氣，一入冷境，必多不利，或失足墮溪水，或花刺鉤破衣，或遭守門花龐齧破足，或為樹杪雀糞污俊龐。所尤奇者，一日，富兒甫坐定，承塵鼠跡，空隙破瓦墮，正中其額，血淋漓，乃萎頓去。自是相戒，不敢入吾室。遂以為額，志實也。先生清貧則已，若亦富人，恐於先生亦大不利。」先生歎曰：「僕生平亦最惡此輩者。幸福命高，未曾一作富人，得安穩入高齋，領雅教，何幸如之！」

須臾，童子獻清茗，叟為之鼓琴，風冷冷然，不辨何曲；唯愛其音調激越，漸轉和煦，忽鏗然頓止。問：「先生能飲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曰：「盤餐市遠無兼味，奈何？」既而自思曰：「釜中狗肉甚爛，然非所以款高賢。」先生性嗜此，聞之垂涎，曰：「僕最喜狗肉，是亦願狗生八足者。」叟曰：「善。」即於花下設筵，且啖且飲，狗肉而外，又有山蔬野簌，風味亦佳。叟醉，又抽劍起舞，光縷縷然；未識果否成容，然觀其頓挫屈蟠，不減公孫大娘弟子。正白氣一團，忽大聲躍出圈外，依舊入座，面不改色。先生起敬曰：「翁真高士也！請浮一大白，僕恨相見晚矣！」視日已下山，先生辭退。叟殷殷送過橋曰：「僕與君，同一不合時宜者，如有餘暇，可著屐過我。」先生曰：「不速之客，何惜頻來！」由是日一過叟，清潭不倦，醉而後返。

交月餘，漸與談詩詞，皆得妙諦，唯絕口不論書畫。先生一日不能忍，告叟曰：「翁亦知某善書畫乎？」曰：「不知。」曰：「自信沉迷於此，已三折肱。近今士大夫，頗有嗜痂癖，爭致拙作，甚非易事。翁素壁既空空，何不以素楮使獻所長，亦藉酬東道誼？」曰：「勸君且進一杯。」呼兒磨墨：「楮先生藏之已久，實滿眼無一佳士如先生者，故素壁猶虛。頃既相逢，何敢失之交臂。」先生投袂而起，視齋中筆墨紙硯已就，即為揮毫，頃刻十餘幀，然後一一書款。叟曰：「小泉乃怪叟字，請賜呼，榮甚。」先生詫曰：「何翁雅人，與賤商某甲同號？」叟曰：「偶相同耳。魯有兩曾參，同名何害？

要有清濁之辨耳。」先生信以為實，即書「小泉」二字與之。叟曰：「墨寶非常，從此輝生蓬壁。然不可妄與商人，恐此輩皮相，不能辨珠玉，徒損清名耳。」先生然之。旋又暢飲，歸則已二鼓矣。

同人問何之，先生盛誇叟。眾曰：「邗江向無此人。公所見得，無妖魅乎？且彼處叢葬榛莽，向無居人；明當同訪，以釋其疑。」翌晨，眾果偕去，則茅舍全無，唯一灣流水，滿地肴核而已。先生大驚，以為遇鬼；旋豁然悟，大歎曰：「商人狡獪，竟能仿蕭翼故事，賺我書畫耶！」歸則使人潛偵，某甲家則已滿壁懸掛，墨瀋淋漓猶未乾也。

懊儂氏曰：龍，神物也，風雲變幻，天地為冥；人能知其性，且豢之，使俯首就烹割。某甲之設賺局也，佈置當行，處處搔著板橋癢處，使彼一齊捧出，毫不吝惜。甲雖市賈，猶是可兒。近則皮相耳食，純購本，強偷豪竊，幾類穿窬。使板橋復生，雖有神龍翔翥之計，又復奈何？余故下一轉語曰：人道某甲賺本橋，余道板橋賺某甲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